

## 2.

# 拜師李仲生，成為現代畫壇女尖兵

我跟李仲生老師研習繪畫創作的方式，不是跟其他學生一樣在咖啡館上課，而是在一間久已失修的舊小客廳裡。這間客廳座落在彰化中正路一幢遠房親戚的後院。在開頭，老師先講述一些前衛繪畫的概念、理論，以及世界畫壇的潮流趨勢，引導我無形中跟著他走進一個新的繪畫世界；並依照自己自發的意念探索屬於自己面目的東西。——黃潤色

黃潤色為了追求創作上的突破，經過畫家倪朝龍的介紹而求教於李仲生，1960年進入李仲生門下，以一對一的教學方式接受現代藝術觀念引導。李仲生曾於1931年參與常玉、龐薰琹等人組成的「決瀾社」美術團體，次年赴日本進入川端畫學校，後來考入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系西洋畫科，並於「東京前衛美術研究所」和日本前衛藝術家切磋學習。他從當時引入的歐洲立體派、超現實主義、抽象藝術的思潮中吸取養分，因此他的繪畫風格和藝術理論都傾向於超現實精神性和抽象化藝術觀念，教學注重學生個性的自主表現。黃潤色在自述中提到她接受李仲生的指導獲得很大啟發。在李仲生著重於透過素描練習與思想啟發的不斷引導下，黃潤色脫離了寫實描繪，而從直覺和想像力出發，著重精神意識與內在心緒表達，運用自動性技法，轉向抽象風格的繪畫創作。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1974年左右，黃潤色與其畫作〈作品74-Y〉合影。

【左頁圖】

黃潤色，  
〈作品74-Y〉（局部），  
油彩、畫布，94×74cm，  
1974。

## 【關鍵詞】李仲生（1912-1984）

李仲生被尊稱為「臺灣現代藝術導師」。

1912年11月11日，李仲生生於廣東韶關市的書香家庭。十七歲進入廣州美專西洋畫科學習。廣州美專尚未畢業，就轉往上海習畫。1931年入上海美專繪畫研究所進修，接觸日文版現代藝術畫冊，翌年9月參加第1屆「決瀾社」展覽，後即東渡日本，1932年於川端畫學校學藝。1933年考入東京日本大學西洋畫科，並入東京前衛美術研究所夜間部。1935年加入東京前衛美術團體「黑色洋畫會」。1937年返回廣州。1943年起任重慶的國立藝專西畫系講師三年。1949年抵臺，任臺北第二女子中學教員，教授國畫及國文。1951年任政工幹部學校美術組兼任教授，並在安東街設立「前衛藝術研究室」。1957年遷居彰化，任彰化女中美術教師，1984年病逝臺中。1985年「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成立。2014年12月，彰化女中「李仲生紀念廣場」正式啟用。

李仲生從1953年開始，每星期天在咖啡館、茶館舉辦講座，門生先後有一百餘人。他以獨特而前衛的教學方式，傳揚藝術理念，影響了包括蕭勤、霍剛、夏陽、吳昊、朱為白、黃潤色、鐘俊雄、倪朝龍等眾多藝術家。李仲生是一位出身學院教育的藝術家，然而他的創作觀念，卻是反「學院派」的；他的教學方法自由開放，著重啟發。



李仲生攝於畫室中的身影，背後為其畫作。



座落於彰化女中校史館旁的李仲生紀念廣場，設置有李仲生的抽象作品壁畫與創作格言手跡。圖片來源：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提供。

1960年，在楊啟東的引薦下，黃潤色轉往臺中市篤行國小任教，直到1963年。任教臺中市的學校後，黃潤色結識了更多臺中畫家，包括當時以版畫創作知名的同校教師倪朝龍（1940-）。

## 向李仲生習藝

倪朝龍建議黃潤色追隨李仲生習藝。李仲生是廣東人，早年留學日本，參與「黑色洋畫會」等前衛藝術運動，也是中國最早現代繪畫團體「決瀾社」的成員。來臺後，曾與朱德群（1920-2014）、趙春翔（1910-1991）、林聖揚（1917-1998）等人舉辦「現代繪畫聯展」於臺北市中山堂。1957年，李仲生的「安東街畫室」弟子，組成「東方畫會」並推出首展，之後李仲生避居彰化；先在員林中學（今員林高中），後轉彰化女中；也成為臺灣現代繪畫運動南下擴展與傳播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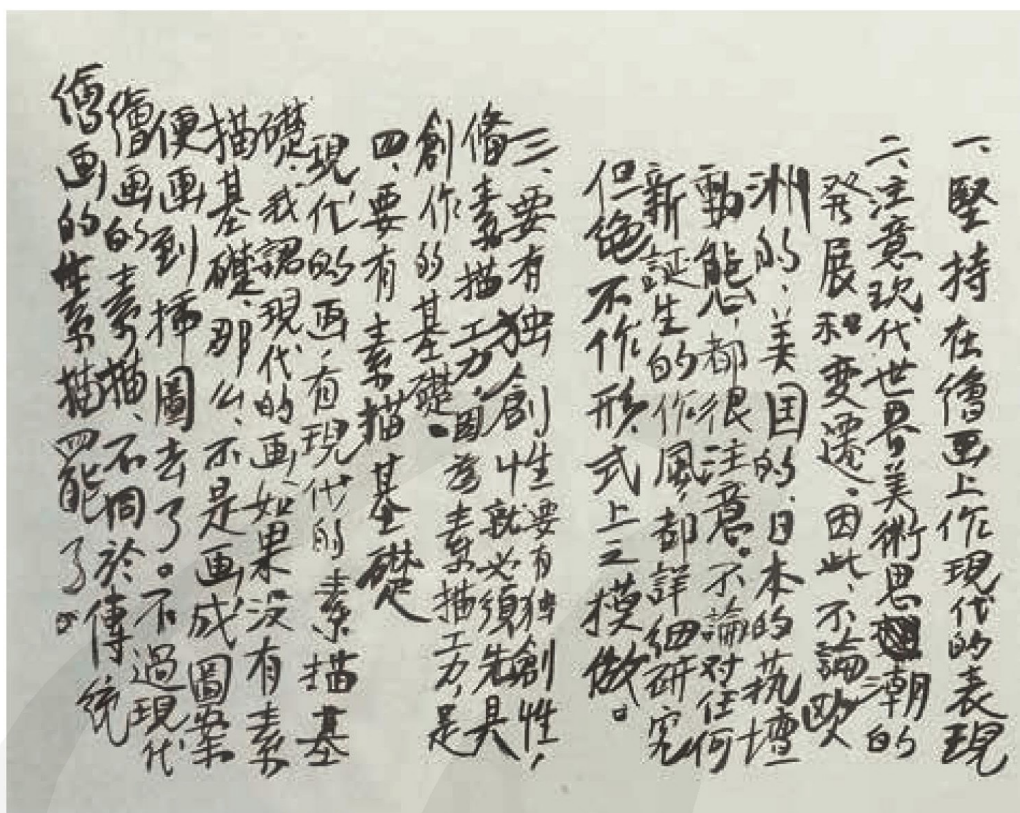
即使有出身彰化女中的因緣，但黃潤色在多次拜訪中，都遭到李仲生的婉拒教學；因為李仲生看見這樣一位家室良好、相貌清秀的女孩，實在懷疑她有投身現代藝術追求的必要與決心。



【右頁上圖】畫家倪朝龍身影。

【右頁中圖】倪朝龍，〈王宮漁村〉，木刻水印，2014。

【右頁下圖】李仲生在咖啡館教學時的神情。



李仲生親筆書寫的繪畫思想自白。

## 邁向抽象繪畫新世界

但在黃潤色持續拜訪求教後，李仲生終於應允接受這位外貌溫婉、內心堅毅的女孩為學生。而向李仲生學習，這是和黃潤色之前所學習完全不同的思維系統，這段師生之緣，開展了黃潤色對「現代繪畫」理論的認識與創作；也在李仲生老師的鼓勵、指導下，逐漸發展出她個人獨特的抽象繪畫風格。

李仲生的教學，是臺灣現代畫壇的一項傳奇，美術史家甚至稱美：李仲生的教學，培養出的藝術家，不輸一所專業的美術學校。

石膏像教學不是李仲生教學的基礎，卻是考驗學生誠意與耐心的試金石。在一段時間的考驗之後，正式展開教學，便將地點轉往八卦山下的咖啡室與茶室。一杯咖啡或一壺茶，開始了「咖啡室中的傳道士」的李氏教學，從西方現代藝術的發展，聊到現代繪畫創作的精神。



李仲生1978年的抽象作品。

## 流動、連續、迴轉、婉約的線性構成

現代藝術的創作，要有現代藝術的技巧與素描，但不同於傳統繪畫的素描，而是一種精神性的表現。現代繪畫不是一般傳統學院的「畫圖」，而是自我內在的發掘與建構。李仲生要求學生放棄傳統的「美術」訓練，不受既定概念和大師的影響，回到自我，找到自己；他往往要求學生繪作大量的素描，不要有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的影子、不要有馬諦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的影響，要有自己的樣貌。既不讓學生看見自己的創作，更不容許學生之間彼此的影響。

當學生被逼到走投無路，故意「亂畫」、「亂塗」時，這時反而得到李仲生的讚美：「很好！很好！有自己的樣子！」、「就這樣繼續畫下去！」事實上，這正是一種屬於潛意識的「自動流露」技法。

黃潤色正是在這樣的引導下，逐漸發展出自我獨特的風貌，那是一種流動、連續、迴轉、婉約的線性構成。



1963年，黃潤色（左1）與友人於國立臺灣藝術館「東方畫展現代版畫展」會場外合影。

## 進入獨立創作的里程

1984年左右，黃潤色回憶這段受教期間說道：

我跟李仲生老師研習繪畫創作的方式，不是跟其他學生一樣在咖啡館上課，而是在一間久已失修的舊小客廳裡，這間客廳座落在彰化中正路一幢遠房親戚的後院。

在開頭，老師先講述一些前衛繪畫的概念、理論，以及世界畫壇的潮流趨勢，引導我無形中跟著他走進一個新的繪畫世界；並依照自己自發的意念探索屬於自己面目的東西。這段受李老師啟蒙的時間，也正是我年輕氣盛、對學畫最專注最熱衷（中）的時期；因此，上課風雨無阻，得以逐漸啟發了我潛在的敏感，開拓了自我的繪畫世界的視野。當我離開了教書生涯到臺北時，即開始進入獨立創作的里程；並正式加入了李老師的學生們所組成的東方畫會。

【右頁圖】  
黃潤色，〈作品84-Y〉，  
油彩、畫布，160×112cm，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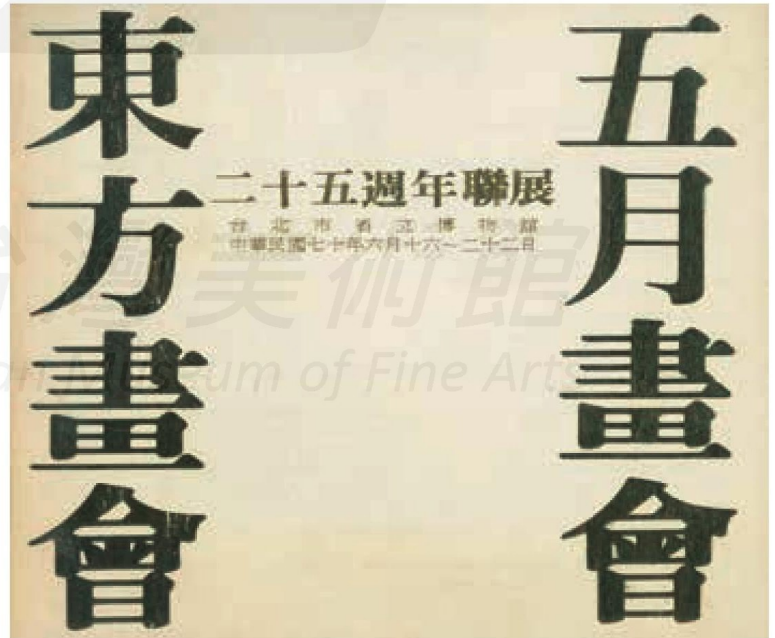




黃潤色1964年作品，為〈作品64-B〉之原貌（P.52下圖），如此圖所示，作品最初為三幅一組，之後右幅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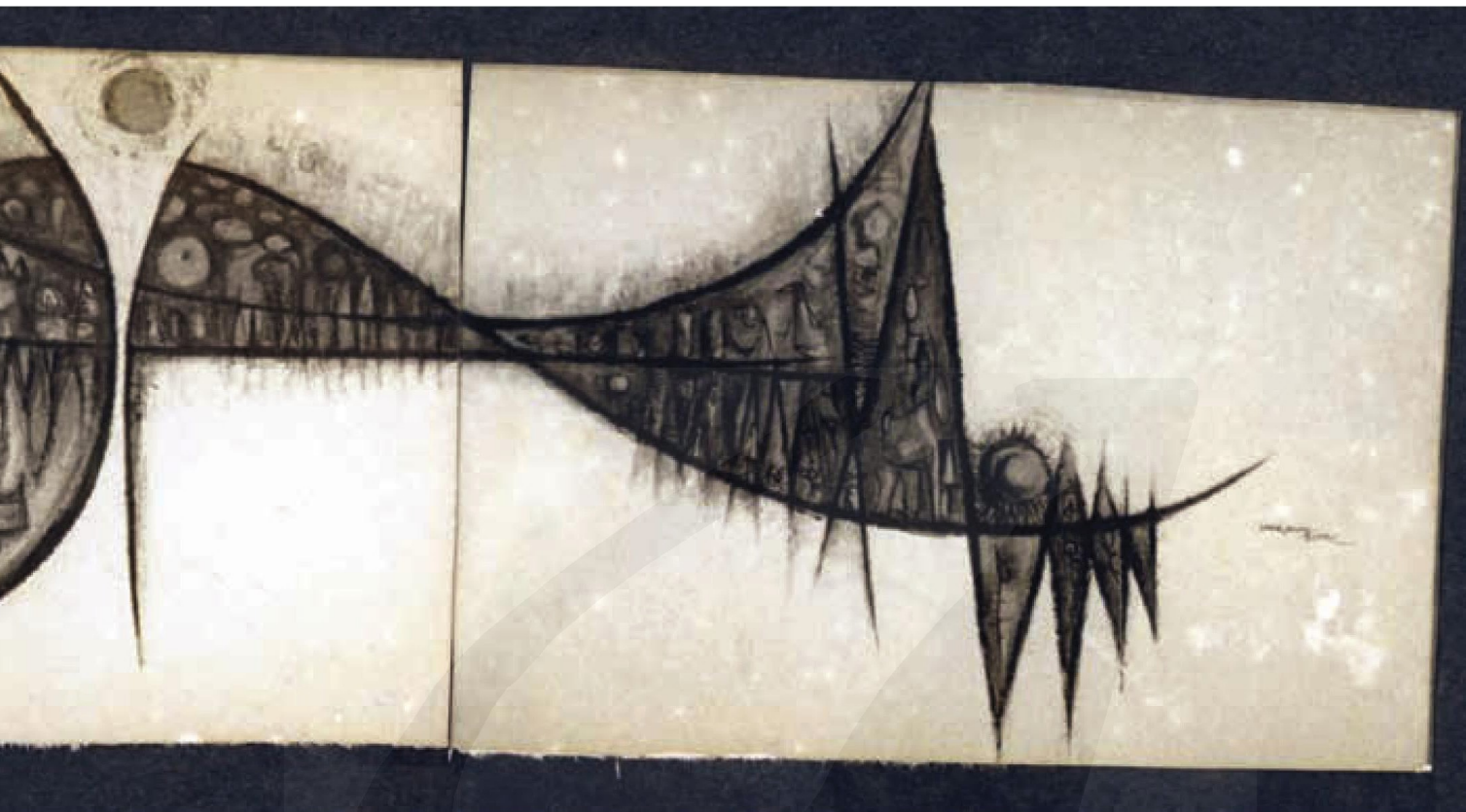


1965年，東方畫展的畫冊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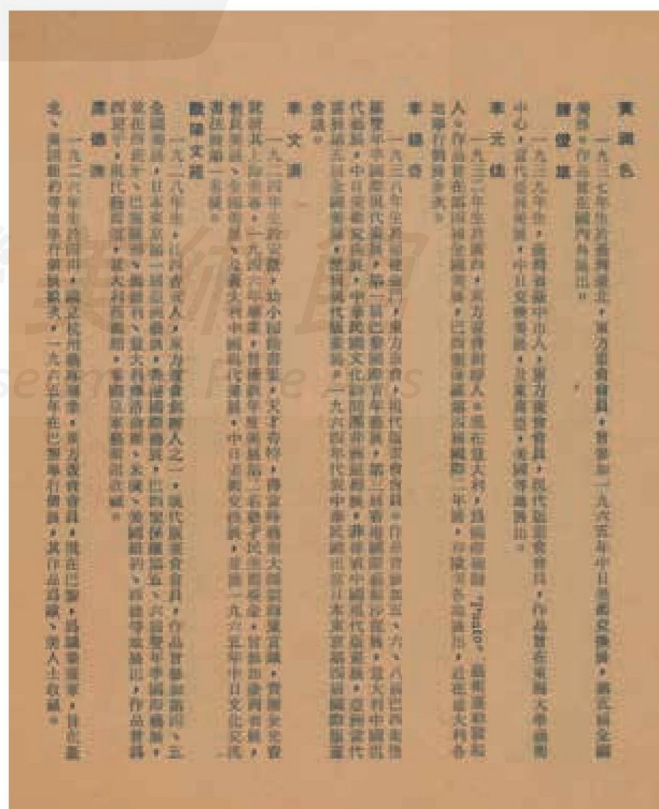
1981年，「東方畫會」與「五月畫會」二十五週年聯展時出版的畫冊封面。

[右頁下圖] 1965年，東方畫展畫冊中刊登會員黃潤色簡介的頁面。



的確，在李仲生重視不斷地透過精神性素描的練習與思想的啟發下，黃潤色逐漸以直覺和想像為出發，透過自動性技法，著重精神意識與心緒的表達，形成作品。

不過，這段期間，做為學校的美術老師，黃潤色持續參加了一些民間主辦的美術展覽，並獲得獎項，包括：第2屆「鯤島書畫展覽」第二獎（1960）、第8屆「中部美展」特選獎（1960）、第9屆「中部美展」佳作獎（1961）等，也參加了現代畫家聯展於基隆青年育樂中心。





1981年，「東方畫會」與「五月畫會」二十五週年聯展畫冊中，刊登會員黃潤色1980年的油畫作品。

〔右頁上圖〕黃潤色，〈作品83-Q〉，油彩、畫布，110×158cm，1983。

〔右頁下圖〕1965年，東方畫展畫冊中刊登會員黃潤色的畫作。

